



從蘇聯展覽會看蘇聯農業

余素仿 譚國超編寫

華南人民出版社

內容介紹

這本書的主人，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到廣州參觀了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眼界大為開拓。他回到家，向社員們一立時向他打聽蘇聯農業生產情況，就把自己在展覽會上看到的，介紹了一遍。這引起了蘇聯農業生產的真實情況，引起了蘇聯農民在社員的宣傳宣傳中，這都是因為蘇聯共產黨領導着農民，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和機械化。大家聽了他的介紹，對農業合作化的認識提高了，都說要積極參加農業社，辦好農業社，走蘇聯農民的道路。

從蘇聯展覽會看蘇聯農業

余素仿 譚國超編寫

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廣州大南門外四三號）

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粵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

廣州印刷廠印刷

書號：805·787×1092 1/32·1 1/8印張·15,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1—8,200

定價：（4）一角四分

目 錄

- 一 豐盛的農業生產..... 1
- 二 農業集體化的好處說不完..... 9
- 三 還要有農業機械化.....17
- 四 幸福的生活.....27

一 豐盛的農業生產

每天黃昏，團結鄉的俱樂部裏總是擠滿了人，有練歌習舞的，有排戲的，有讀報的；青年人在這裏是台柱，老年人也喜歡在這裏傾談傾談，婦女們也喜歡在這裏湊湊熱鬧，小孩子也喜歡在這裏竄來竄去尋求新鮮的東西。

這天晚飯後，大家正擠在俱樂部裏聽讀報員梁社根講解報紙上的新聞。他讀完報上登的第一拖拉機製造廠主要廠房動工的消息，順便講講以後有了拖拉機耕田就會大增產的道理，他說：

“拖拉機耕田耕得多，耕得快，這些優點先不講它了，就講它犁得深、耙得爛這一條，就能多打糧食。今年六月，我到過東二鄉，親眼看過抗旱的時候，上級派拖拉機到那裏犁過田的禾稻，比用牛犁田的禾稻高出一尺。那裏的農民說，用拖拉機耕過的田每造每畝收五百多斤，比起用牛耕的田每畝會增產一百多斤哩！”

“一畝一造收五百斤或者會有，不過想增產更多，那就難望了！”老農黃福伯拉長聲調說。

“誰說的？過去我們單幹的時候，每畝田每年收不到百斤穀，現在入了社就收到八百斤了，將來我們還要增產一倍，每畝要收一千六百斤。”鄉幹部梁全有嚷道。

“一畝田收一千六百斤？唔！這會有的，假如連禾稈也稱在內的話。”黃福伯冷冷地說。

“你等着瞧吧，看我們打爛你的近視眼鏡！”

“你的遠視眼鏡也是不中用的，把東西都看糊塗了！”黃福伯也生氣了。

正當他們爭持不下的時候，幾個小孩子跑進來嚷道：“吳安叔叔回來了，吳安叔叔回來了！他還拿着書！”

鄉裏勝利農業社主任吳安到廣州參觀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回來了，人們放下了爭論，跑到村頭的閘口，一齊把吳安擁回俱樂部。

“喂！你這次飽了眼福吧？”“你見到那些大機器嗎？”大家七嘴八舌地問起來。

“我看你最好還是先說說蘇聯的產量到底有多高吧！”黃福伯想深知蘇聯的農業產量，來駁倒梁全有剛才的說法。

“好吧，那我就先說說蘇聯小麥的產量吧，”吳安

翻開了他的筆記本，一邊看着一邊向大家說，“蘇聯小麥生產發展得很快，一九一三年種的小麥，佔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五，一九五四年就佔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四，差不多佔一半了，而且產量很高，在全世界數第一：平均每畝收三百六十斤到四百斤，有些農場在幾萬畝地上，每畝平均收六、七百斤，最高的一畝能收一千多斤。”

“咳！我們現在的冬耕小麥，每畝平均只收一百六十多斤，比起來就差得太遠了！”有的農民讚嘆道。

“那水稻呢？蘇聯沒有水稻嗎？”黃福伯問。

“有！蘇聯雖然主要是種小麥，可是水稻的產量也很高。”吳安繼續說道：“蘇聯種水稻的工作差不多全部機械化了，因此產量很高。哈薩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克捷爾·都’集體農莊，有一個叫依·查哈耶夫的勞動英雄，得過斯大林獎金，他在一九五三年創造出每畝田收二千二百八十斤穀的紀錄！蘇聯水稻普通的產量也很高，比如哈列茲莫省‘斯大林’集體農莊，在成萬畝的田地上，平均每畝收八百多斤穀。……”

“福伯，這回你的近視眼鏡可打爛了吧？”梁全有未待吳安說完，就頂住黃福伯了。

“是嘛，真是活到老學到老啊！照這樣說來，我們的生產還未到頂啦！”這一次黃福伯心服了，但他却反向梁全有咬一口，問道：“喂兄弟，老實說說剛才你爲什麼光說要爭取每畝收一千六百斤，不說將來要收到二千二百斤呢？”

“其實我當時也未想到水稻能有這樣高產量的，我也以爲一千六百斤就到頂的啦！”梁全有說，“照看，我們都有保守思想，哈哈……”

“由於蘇聯穀物產量的不斷增加，蘇聯的糧食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吳安繼續說下去，“在一九五二年，全蘇的穀物產量達到二千六百二十億斤，合起來，每人平均得一千三百斤，按人口平均計算，蘇聯每個人分得的糧食，比美國每個人分得的糧食多很多。這不過是五二年的數字，到了五三年五四年那就更多了。”

“這就不會有糧食緊張啦！”梁社根說。

“所以說，只有大增產，國家才有充足的糧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也才有更多的糧食吃用，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會更好過。”梁全有像是說自己的感想，也像向大家講講這道理。

糧食問題引起了大家的興趣，要不是勝利農業社

的女飼養員大聲嚷着，提出了問題，大家還要談論下去。這女飼養員提出的問題是：

“吳安叔，聽說蘇聯有的豬像牛仔一樣大隻，這是真的嗎？”

吳安回答道：“當然是真的！蘇聯的畜牧業也非常發達。一九四一年，全蘇聯有五千四百五十萬頭牛，到了一九五四年就有六千四百五十萬頭牛了；一九四一年全蘇聯有二千七百五十萬隻豬，到了一九五四年就有五千一百萬隻豬了。那豬真是長得快，長得大！展品中有一張圖片介紹出：沃洛果達省‘模範’集體農莊養的一頭公豬，有一千一百多斤重，這不是比我們的牛仔還要重嗎？有一隻米爾高洛特種的查生爾一零七二號品種的母豬，養了一年半，體重有六百八十八斤；我們養的豬養來養去最多是二百斤多些，真是差得太遠了。”

“嘿！能養出這樣的豬來就開心了！”女飼養員連連稱讚着。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不明白，蘇聯不是早就不用牛耕田了嗎？爲什麼還要養這麼多牛呢？”青年團員梁世妹問。

“那是因爲蘇聯人民要吃很多牛奶和牛肉，而且

牛皮也有很大用處。”吳安解釋道，“嘿！提起蘇聯牛的擠奶量，確是驚人！展品中有一張介紹一頭‘柯木沙’奶牛的照片，這隻牛在第五期泌乳期間，生產了三萬多斤牛奶。基洛夫省‘列寧火花’集體農莊的伊斯特本種奶牛‘法拉’，在三百天的泌乳期間，生產了二萬零二百三十二斤牛奶，平均每天擠奶六十七斤多。我問過養有奶牛的農民，他的奶牛每天只擠七、八斤奶，真是拍馬也追不上。”

“蘇聯的雞、鴨生產也好嗎？”

“蘇聯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養了很多雞鴨。像奧姆斯省‘阿索金’國營農場，一九五三年獻給國家鴨肉二千零五十六担，到了一九五四年，就獻出鴨肉二萬二千担了；蛋類也增產很快，一九五三年每隻母鴨生八十二個蛋，一九五四年就生九十八個蛋。卡面斯克省‘布爾什維克’集體農莊家禽場，一九四九年每隻母雞生六十二個蛋，到了一九五四年每隻母雞生一百三十二個蛋；莫斯科省第二‘高爾基’國營農場養的母雞，每年能生近三百個雞蛋。”

“你在蘇聯展覽會上看到過些什麼技術作物嗎？”

“不知蘇聯的技術作物產量好不好？”人們又提出了新問題。

吳安說：“蘇聯的農業生產是全面發展的。人民要過好生活，光有豐盛的糧食還不够，還要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因此蘇聯除了重視發展糧食生產，還很重視發展技術作物的生產。展覽會的農業館有一個分館，專門介紹技術作物，我在那裏看到了棉、麻、水果、蔬菜、馬鈴薯、甜菜，還有蠶繭。蘇聯集體農莊的棉花，通常的每畝平均產量是二百八十斤籽棉。有的集體農莊，像烏茲別克的‘阿罕巴波夫’集體農莊，一九五三年在八千多畝棉田上，每畝收穫了五百六十多斤籽棉。蘇聯麻的產量也很高，有的一畝地可收割二千斤洋麻；塔什干省‘斯維爾德洛夫’集體農莊，每畝地得到一千三百五十多斤大麻稈，在館內展出的大麻有我們兩個人這麼高，真是好麻！”

“馬鈴薯的生產也提高得很快。展覽會上有的同志介紹給我聽：有個‘蘇維埃政權’集體農莊，一九五二年在一千八百多畝田的面積上，平均每畝收穫三千零八十多斤；到了一九五三年就提高到三千三百多斤了。說到生果，咳，你們見過一斤三兩重的蘋果嗎？”

“什麼？有一斤三兩重的蘋果嗎？真是聽也未聽說過呀！”人們差不多同時驚嘆起來。

“這種蘋果叫‘六百克安托諾夫卡蘋果’，像碗一

樣大。蘇聯一般蘋果產量都很高，像烏克蘭的德涅普羅彼特羅夫斯克省，‘奧爾忠尼啓則’集體農莊，曾在五百二十五畝土地上，每畝平均收穫蘋果一千八百四十多斤。

“蘇聯果園面積是不斷擴大的；一九一三年全國只有九百八十二萬五千畝果園，到了一九四五年便擴大到二千四百六十三萬畝，一九五四年就有三千六百萬畝了。水果生產增加這麼快，是因為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水果成了人們常吃的東西了。”

“你剛才不是說展品中有蠶繭嗎？生產情況怎樣？”有人問道。

吳安答道：“蘇聯蠶繭產量的增長也很快，用百分比來計，拿一九四零年算一百，到一九五三年就是一百二十五點五了，十三年間增加了二成五。格魯吉亞共和國‘基斯塔烏里’集體農莊生產小組長奧·恩阿依維里，用加速養育的方法，創造了每箱蠶卵出產二百五十二斤繭的紀錄。”

“聽了你的介紹，我的腦筋開通了很多，原來農業生產的力量這麼大，我們的生產前途這麼大！嘿，以後再不能戴近視眼鏡了。”黃福伯說。

“其實我們土地的潛力是很大的，我們將來也要

達到蘇聯這樣的產量！”梁社根說。

二 農業集體化的好處說不完

“真不明白，我們是耕田，蘇聯農民也是耕田，爲什麼我們增產又少又慢，他們增產又多又快呢？”有的婦女自言自語道。

“我們怎能和蘇聯農民相比？我們農民有很多還是單幹，豆腐仔一樣大的田就圍上了條田基，整天跟着牛屁股跑，生產自然是‘烏龜爬沙灘’了；蘇聯呢？人家農業是集體化，土地連片，拖拉機在那裏橫衝直闖，又採用了先進科學技術耕田，當然增產大啦！要是給我們一部拖拉機在田裏‘衝殺’一輪，我們也會增產很多的。”梁全有滔滔不絕的說。

“可是拖拉機也只有農業社的田能用，要是放在單幹戶的小塊田裏，那才真是‘水桶裏扒龍舟’哩！”梁社根說。

吳安接上去說：“所以我們也要搞合作化呀！農業只有實行集體化，才能大大增產。蘇聯的農業完全集體化了，不但用拖拉機耕田，還能用飛機撒除蟲粉和肥田料，水利也是在大片土地上統一規劃，那裏需要開河挖溝，那塊田應該剷低或加高，都是統一進

行。看看我們怎樣呢？”

“我們就不同了。好像開河的事情，有些人，要是佔用他的一塊好田，就是拿同樣好的一塊田同他換也不肯，因此很多水利工作進展得很困難，至於說到飛機撒田料，那就更談不上了。”梁全有說。

“遠的不說它，就說今年春耕抗旱的時候，我們全社出動了一百個勞動力，二十多架水車，有的高田連駁八架水車車水灌田，另外又派出人搶插，人力衆，心又齊，不用爭排工，結果我們很多受旱田都及時插下秧，收割時這些田每畝比社外農民要多出五十到一百斤。”梁社根說得很激動。

“可不是嗎？那時若不是你們派出人力和水車幫我駁了兩架車車水，我就沒法插下田了。”單幹農民吳祥感動地說：“農業社集體生產的好處我算見到了。”

吳安說：“你們說的很對。我們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社已經比單幹好得多，蘇聯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就更好了。有了集體化，蘇聯的農業生產才一年比一年好，才更加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工業建設。在展覽會上我們看到：在十月革命以後農業集體化以前的十幾年中，穀物產量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一點五；而在

集體化以後的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零年，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五。你們看，百分之一點五和百分之五，相差多遠！在集體化以前，單幹農民儘管多種糧食，少種別的作物，打下的糧食還是常常不够吃，能够拿出來支援工業建設的就更加有限了。就說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吧，那時候還有富農，全蘇聯農村中賣出的糧食只有一千零三十萬噸，肉類只有二百四十萬噸，牛奶只有四百三十萬噸，馬鈴薯只有三百萬噸；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這幾項東西都增加了一倍到幾倍：糧食是四千零四十萬噸，肉類是五百萬噸，牛奶是一千三百二十萬噸，馬鈴薯是一千二百五十萬噸！這樣，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大大支援了工業建設，工廠生產的拖拉機化學肥料等東西又大大支援了農業生產。到了一九五四年，全蘇聯一共有八萬九千個集體農莊，五千一百四十個國營農場，生產的發展就更快了。”

“蘇聯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怎麼這樣少？”梁細妹驚奇地問。

吳安笑着說：“你覺得少嗎？可是你知道蘇聯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有多大嗎？你不知道。那你就聽我說吧。蘇聯的集體農莊，平均每個有九萬三千畝，

國營農場平均每個有二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五畝。一個集體農莊的田，比起我們全鄉的田還要多哩！”

梁世妹說：“真估不到有這麼大！這樣看來，集體農莊一定像我們農業社一樣，大搞多種經營了？”

“蘇聯的集體農莊當然搞多種經營，但是不像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吳安說。

“爲什麼？”

“蘇聯集體農莊的多種經營搞得很出色，比我們好得多。比如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十月革命成果’集體農莊，由於多種經營搞得好，增加了很多收入。這個農莊經營有穀物、豆類、冬小麥、大麥、玉蜀黍、甜菜、馬鈴薯、蔬菜，還養了很多牲畜：在一九五二年，就有三百四十五頭牛、一百二十三頭乳牛、三百三十隻肉豬、四十五隻母豬、四百五十九隻羊、一百一十六匹馬、一千五百四十八隻雞和鵝，加上一百座蜂房。有了這麼多生產門路，農莊當然要越來越富了。農莊一九五一年的公積金折成人民幣是一百三十九萬五千元，到了一九五二年就有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元了；農莊的現金收入，一九五一年是一百萬零四千五百元，到了一九五二年就有一百一十萬零三千元了。”吳安介紹完這個集體農莊的多種經營，

對衆人說：“蘇聯集體農莊的多種經營那像我們？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多種經營，一種人就是‘前怕龍，後怕虎’，強調困難，不敢幹；一種人就是‘盲頭蒼蠅’——亂碰亂撞，盲目去搞，結果成本重，得益少，吃虧很大。”

梁社根用手輕輕地碰了黃福伯一下，對他說：“福伯！你過去說農業社搞多種經營是‘一人騎二馬’，保證跌得頭崩額裂，現在這句話該收回了吧？你看，蘇聯老大哥搞多種經營不單不怕跌破頭，而且還增加收入不少哩！”

“對，對！要收回了，現在要改說：‘分開人馬，齊力夾攻，爭取全勝’了。”黃福伯笑着說。

“你說什麼‘爭取全勝’？”社根一時還不明白。

“‘全勝’就是全面搞好生產（包括多種經營），全面增加收入，那才是‘豬籠入水四邊來’嘛！”

“這一次我們社一定要因地制宜，分工負責，積極開展多種經營才行。過去我們對這工作沒有很好抓起來，小手小脚，沒有詳細的計劃，也沒有專人領導；今後一定要搞得像樣一些！”梁全有堅決地表示道。

“大家都願意向蘇聯老大哥學習，這是很好的；但是我們要知道，蘇聯的農業生產這樣好，是和蘇聯農

民的辛勤勞動分不開的。”吳安提醒大家說，“比如‘斯大林’集體農莊，平均每個勞動力生產出來的東西，真是我們想都想不到的。一九五零年平均每個勞動力生產肉類二十斤、牛奶三百七十六斤、穀物一萬斤、羊毛十二斤、蛋類一百零九個；到了一九五三年，每個勞動力平均生產肉類兩千斤、牛奶一千一百一十六斤、穀物一萬六千一百斤、羊毛二十六斤、蛋類四百六十三個。你們看一個農民的貢獻有多大呵！這一方面由於生產已經集體化機械化了，一方面由於集體農民的覺悟高，勞動態度好，在生產上能够多想辦法，提高產量。”

“嘖嘖！真是了不起！那麼莊員們的收入也一定很多囉？”一些婦女等吳安一說完，馬上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是大家都迫切要知道的。

“俗話說：‘樹壯果大’，‘水漲船高’，集體農莊增產多了，莊員的勞動價值大了，收入自然也就多了。前面說的那個‘斯大林’集體農莊，一九五三年每個勞動日的報酬是六市斤糧食和六點九個盧布，一九五四年現金又增加了零點六個盧布，合起來折成人民幣，共有五元三角八分，這些錢能買幾十斤糧食。”

“你是說每人都有這樣多的收入嗎？”黃福伯認真